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二回 拖必顯大鬧花府 曹天雄已歸黃泉

話說施必顯被那人騙了望西而走，走到和合橋，誰知有兩個人坐在和合橋石欄杆上說閒話。爾說此兩人是誰？一個姓王名玉，一個姓李名秀，這二人在此談論花子能與李榮春的事，說得高興，忽見施必顯走上橋來大聲一叫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我今病好已來了，爾們快快好將我妹子送出來還我麼？」那王玉、李秀吃了一驚，叫聲不好了，一個個倒栽蔥跌下橋去，二人不識水性都淹死在水裡。施必顯見二人跌下橋去也不去看，只是一直走落橋下，又見來了一人，施必顯又上前問道：「花子能家在那裡？」那人膽子還大，老實對他說：「漢子爾走錯了，不是這條路，爾回轉身望東走去再問。」施必顯道：「走錯了路麼？」回身又走。

那人道：「慢些走，我且問爾，爾問花家則甚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的妹子被他搶去，我要去向他討妹子回來。那人也是要去黃石街，因有個妹子也是被花子能搶去，懷恨在心無處伸冤，今見施必顯生得奇形怪狀，又拿了一對大銅錘，暗想道：「此人必是一個英雄，此去花家必然有一場大鬧，待他去打個落花流水，也出得我胸中之氣。」便道：「我也要黃石街去，爾既不識路徑，待我帶爾去便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那人又道：「只是爾要離我一丈遠而行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那人道：「爾有所不知，我若與爾同走，倘被花子能的家人看見說是我帶爾到他家去的，倘鬧出事來豈不連累著我？我所以要爾離我遠些，使他不知是我帶爾去的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怕他則甚？」那人道：「爾雖不怕他，我卻怕他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既然如此爾先走，我離遠些便了。」那人遂向前先走。

施必顯見他走有幾步了，然後才行。到底是莽撞之人，一邊走一邊大叫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敢搶我的妹子麼？我來與爾算數了。」這些閒人見了個閃閃開道：「這個人如此兇惡，要到花家去討妹子，必然不是好說話的，決要相打，我們都閒在此，何不隨了他去看看也好。」眾人俱道：「不錯，大家去看看。」各人一齊隨了去。

且說花吉、花祥二人在街上打聽李榮春消息，忽見施必顯一路大叫道：「花子能，我來討妹子了。」那花吉、花祥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走回家中道：「管門伯伯，快快閉了大門。」管門的道：「何事如此大驚小怪？」花吉、花祥道：「爾快些將門閉了，我方與爾說。」管門的果然將門關好，問道：「到底為著何事如此慌張？」花吉道：「就是施碧霞的哥哥，拿了一對銅錘一路喊叫而來，要討妹子，爾今看好大門我去稟與少爺知道。」即時走進裡面，將所有門戶都關好了，一路喊叫道：「少爺那裡去了？大頭青面鬼來了。」這些家人小使圍上前來問道：「為何如此大驚小怪亂叫亂喊？」花吉道：「施碧霞的哥哥好不怕人，長又長大又大，青面獠牙、紅頭髮，手拿一對銅錘如米斗一般大，要來討妹子。」眾人道：「不好了，快快報與少爺知道。」

不說眾人去報花子能，且說施必顯隨了那人來到黃石街，那人在轉彎之處停步指道：「爾自己去，那大牆門便是花家。」說完，忙走開去閃在一邊偷看。那施必顯轉了彎見個大牆門，又有一對旗桿，料道：「必是此間了。」走上前去將手中一對銅錘舉起便打，將大門猶如播鼓一般起來，門卻打不開。爾道為何門打不開？那施必顯的銅錘也有四百斤重，為何門打不開？

因花家這大門甚是堅固，外面有重鐵板，當中是磚，後面又是木板，所以任打木開。施必顯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爾將牢門閉了，我難道就不打進去麼？」舉起雙錘一味亂打。這些閒人卻圍住觀看，有幾個私下說道：「看此光景必要打死人的了。」有一個道：「不要多嘴，花子能不是好惹的，自古說得好：寧做鹽盜賊犯，莫做人命干證，不要管他閒事的好。」

內中有個啞子，他的妻子亦被花子能搶去，隔兩個月就不要了，趕他出來。啞子懷恨切齒，念念不忘，今見施必顯打不進去，他用手那門，要施必顯從邊門打進，也好與自己出出怨氣。

施必顯打不進去正在發惱，忽見一個人用手指著邊門，心中就明白了，道：「好啊，待我來也。」遂將雙錘拿在左手將邊門亂打，不消幾下就打開了。施必顯呵呵大笑道：「花子能，我打進來了。」一直進去，卻不見一個人影。施必顯道：「爾這狗男女，走往那裡去？」舉起雙錘將所有門戶並這些物件亂打，打得落花流水，不留一件好的，直打到內廳，大聲喊叫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亡八，好好的將我妹子送出來便罷，如若不然，我要再打進去了，那時叫爾一家都活不成。」說完舉起雙錘將廳上所有物件都打得粉碎，不留一件。他廳上這些物件前被李榮春打過了，如今所排物件又是全新買來鋪設的，今又被施必顯來打得不亦樂乎。

不說施必顯在廳上亂打物件，且說這些家人小使走報花子能道：「少爺，不好了，施碧霞的哥哥打上門來了。」這個說未完，又有家人走來報道：「少爺快些出去，若遲些要打進來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狗才，何必如此害怕，有我少爺在此，大家跟我出去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性命要緊，當不得他一錘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狗才，如此膽校」眾人道：「少爺膽大自己出去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誰敢不跟我出去，我就先打死他。」眾人沒奈何，只得跟了他出去。花子能走到屏門大叫道：「那個敢如此無禮？我花少爺來了。」將屏門開了，抬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將門一閉回身就走，這些家人已先走了。花子能道：「家人們，快請曹教師來。」連叫數聲，並不見一個家人，只得自己走到花園亂叫道：「教師那裡去了？」

那曹天雄正在門鶴舞棒閒耍，忽見花子能一路叫喊而來，曹天雄迎上前叫道：「少爺，小可在此，何故如此叫喊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施碧霞的哥哥打上門來了，打得廳上猶如雪片的一般亂飛。」曹天雄道：「有如此事麼？待我去會他一會。」遂拿一條齊眉鐵棒重二百八斤走到屏門，花子能跟在後面，吩咐家人架起柴草硫磺硫磺，等候教師拿住了就放火燒死他。

那施必顯正在叫罵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爾不出來我要打進去了。」舉起雙錘又打，忽見屏門一開走出一個人來，大喊：「青面鬼休得無禮，我生鐵錘漢曹天雄在此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爾叫花子能還我妹子便罷，如若不然，俺施必顯一對銅錘要吃人頭腦。」曹天雄道：「施必顯，爾快些回去便罷，如若不然，我這鐵棒也要吃人皮肉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爾這狗男女有基本事，敢說大話？」舉起雙錘就打，曹天雄將棒一架道：「果然好利害。」回手一棒打了。二人正在廳上一往一來、一上一下，打有二三合。花子能在屏門道：「打倒這賊，拿來活活燒死。」施必顯聽了大怒，狠狠一錘道：「照打。」曹天雄此時氣力已盡，如何當得這一錘？要隔隔不住，要閃閃不及，只叫聲不好了，望後便倒。施必顯上前再一錘，打得腦漿迸出死在地下，一魂回家托夢與天吉要來報仇。

那施必顯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快送俺的妹子出來，如若不然俺也是照這樣一錘。」那花子能見曹教師被他打死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忙將門閉了回身就走，喊道：「家人們快去看守門戶，不要被他打進來。」如今沒有教師了，只好來與秦氏說知此事，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」秦氏道：「曹教師尚且被他打死，還有何人是他對手？嚇得我心驚膽跳，滿身發抖，叫我如何有主意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如此說，我所以來與爾計議有甚法能得他出去。」秦氏道：「我想施碧霞又非天仙美女，為了他一人受了無數的氣，又不肯與爾成親，又沒奈何，不如還他去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還他是沒要緊，只是被人恥笑，且又受他多少恣辱，就是如此還他實不甘願，一夜也不曾與他臥得，怎麼氣得他過？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我也沒法。」只見丫頭報上閣道：「少爺不好了，施必顯打進屏門，如今打到第三廳了。」花子能聽說急得亂跳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」秦氏道：「少爺，爾急死也無用，若不聽我的話，一家亦要被他的打。」花子能沒奈何，道：「丫頭，爾去與小姐說，道施必顯來討施碧霞，教小姐放他回去，我不要他了。丫頭道：「我不敢去，他動不動就要殺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賤人如此膽校」丫頭道：「少爺膽大，才被他要殺要打，也只好滾下樓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賤人，爾敢說我少爺的短麼？」丫頭道：「我怎敢，只是少爺大膽自己去說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賤人，我差爾去爾不去，還敢說七道八說我的不是處，等我去說了才來打死爾這賤人。」說完遂急急的走下閣來，到花賽金樓上，將施必顯打上門要討施碧霞，又將曹天雄被施必顯打死，如今打到第三廳了，望妹子與施碧霞說知，教他出去勸他哥哥不要打進來。花賽金聽了微微含

笑道：「哥哥，這不干我事，爾不見了李榮春也來尋我，如今施必顯打上門來打死教師又來尋，我是個女流之輩，只曉得吃飯穿衣做些針指，這些閒是閒非我是不管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的賢惠妹子啊，那施必顯打死了曹天雄尚不肯歇，還要打進來，我所以來求妹子與施碧霞說一聲求他出去，我不要他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何不也將他拿來與李榮春一般放火燒死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曹教師也被他打死，怎麼拿得他住？」花賽金道：「爾們男子漢尚且拿他不住，難道叫我出去拿他不成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是叫爾出去拿他，我如今情願還了施碧霞，叫他出去與他哥哥說不要打了，叫他兄妹雙雙回去便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好，這我就去對他說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與他結拜姊妹，爾去一說他必然聽爾的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說我是去對他說，只是打死曹天雄，爾要追究也不追究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且攔一邊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若如此說我也不管。」只見丫頭又在樓下大叫道：「少爺不好了，施必顯又打到西廳去了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不好了，定要被他打完了。」遂叫道：「妹子，爾去救我一救。」花賽金道：「若打死曹天雄爾不追究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還爾太平無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今不追究就是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口說無憑，須爾立下誓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對天跪下道：「我花子能若究凶身，死無棺木。」起來說道：「如今妹子可放心了？」花賽金道：「誰叫爾弄出這事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原是我不好，望爾周全此事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爾且在此，我進去說。」

那施碧霞早已聽得明明白白，幾乎肚腸笑斷，忽聞花賽金呼喚，忙上前說道：「賢妹叫我何事？」花賽金道：「只為我哥哥多多得罪姊姊，如今令兄打上門來，將曹天雄打死，什麼傢伙打得落花流水，如今望姊姊去勸一聲，兄妹好同回家。」

施碧霞道：「何不也將他燒死豈不是好？」花賽金道：「這些話也不必再說了，使我心中不安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一到此地我是不想回去了，多虧得花少爺收殮我母，我是花家的人了，還有什麼回去的日子？」只聽見小使又在樓下大叫道：「少爺，快些叫施小姐出去，施必顯又打到東廳去了，他要放火燒屋了。」花子能聽見吃這一驚不小，慌忙哀求妹子。不知果能退得施必顯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